

● 张继超 著

我是陈州人



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我是徐州人

王希龙

王希龙

(原中共徐州市市委书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徐州人/张继超著—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07

ISBN978-962-8900-93-5

I. 我… II. 张… III. 文学类

IVK92

中国香港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9665 号

我是徐州人

著 者：张继超

执 笔：钱丽娅

责任编辑：孟庆祝

出 版：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社 址：香港九龙官塘恒安街明辉大厦 2 楼后座 33 号

开 本：787×1092 16 开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22.5

版 次：2010 年 0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0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962-8900-93-5

定 价：36.00 元(平) 48.00 元(精)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照

简 历

1943年2月9日生于徐州市南关养育巷。小学毕业后，只上一年中学。1958年8月参加工作。做过学徒、工人、供销员、科长、副厂长、厂长、总经理。为高级经济师。任职徐州猛男制衣集团总经理期间，创江苏省著名品牌商标“猛男衬衫”。在改革年代被评为“八五”期间徐州优秀企业改革家，徐州市首届十大经济新闻人物。1991年被推选为徐州市十一届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委员，被市工商部门推举为徐州市商标协会副会长。2003年退休后，下海学徒，在民间收藏事业上又有新的建树。现担任徐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徐州活动中心主任，徐州市民俗学会会长，《徐州民俗》杂志主编。



序

醉里看剑

赵彭城

如果与一个女人相处很久,就不易分辨她的丑俊,认为她的模样天生就该这样;如果与一个男人是很熟稔的朋友,更不多审视他的优点或弱项,只觉得亲和。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上说的“近因效应”吧。正所谓:相忘于江湖,若对咫尺;相照于肝胆,浑然不觉。

以上感叹,概因继超先生引发。

庚寅春月,继超先生冷不丁捧给我一摞书稿《我是徐州人》,令我惊叹,张兄何时又成了作家?在一个清静的夜晚,我依床浏览。本想翻几页入眠,谁知愈看愈有兴致,竟起身披衣,彻夜细读起来……

这是一部自传体生活实录,结构似编年体,写人状物皆是继超风格,无雕琢,去矫饰,真诚与朴实,坦率而幽默。这部书稿是独特的,因为传主的生活阅历富有传奇色彩。他曾经很穷,穷到衣袋里无买一碗辣汤的小钱,但仍“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曾经很富,富到拱手把市场价值五百多万元的西汉文物无偿捐献给南京博物院,

然后呵呵一笑：口袋里只要有喝辣汤的钱就行了。他很豪爽，常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举，理不公就要争。他很精细，领导企业时创制“猛男”品牌，满街流行红衣衫，开徐州时尚服装之先河。他没有高深的历史与考古专业学历，但几十年青灯黄卷，摸爬滚打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在央视寻宝栏目走进徐州时，他的真知灼见令南北二京的专家赞叹。他很刚强，永不服输，又不乏韧度，决不放弃。若干年前，户部山清冷落寞，可他认准了这块风水宝地，打点行囊，收拾家底，办起“作然书屋”。几度春秋，没有生意没有收入，朝看花开花落，暮观云卷云舒，他困守，他坚持，历经数载，他以诚心、热情、智慧，培育带动了户部山文玩市场。很多海内外游人客商知道了徐州有座户部山，户部山上有座“作然书屋”。当年一位市长感叹：一个有责任感、敢作敢为的市民，同样会对一个城市产生巨大影响。他为什么眼中常含泪水，因为他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一次，开发商为利益而拆动了古黄河明清护城堤石。他愤怒了，连日奔波高声呼吁，终于使文物得以保护。他自觉担当了历史名城的守卫者，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部书稿是厚重的。它以徐州历史文化为背景，展开了一幅民俗风情的生动画卷。历史决定城市的命运与走向；文化决定城市的品格与精神。徐州具有敢作敢为，有情有义的地域个性；徐州具有崇节重德、粗犷豪放的民间民俗；徐州具有质朴务实，海纳百川的文化传统。徐州之所以为徐州，是因为它五千年的文明史，二千七百年建城史。张继超之所以是张继超，因为他是生于斯、长于斯





的徐州人。徐州人的血脉中有汉高祖刘邦、西楚霸王项羽的生命基因。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文脉中，具有英雄主义的主流。这样的城市必将迎来新的繁荣周期，因为城市中有基石般的英雄群体。我想这部书稿为人们提供了对徐州的认识价值和文化思考。

走笔至此，我不想再给继超先生戴什么桂冠，他已有很多头衔：企业家、收藏家、民俗学家等等，这些我都没在意。我只觉得他是一条汉子。在古老的中国，尤其一些经典著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常把英雄模范称之为一条好汉。先生称“位”，好汉论条，何也？我想社会如汪洋大海，汉子如“浪里白条”腾挪闪跃，永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壮哉！给他这个称谓是否恰切，我心中惴惴。一日，二、三老友到继超处小聚，酒过三巡，皆醺醺然。席间，继超取出一柄战国青铜短剑细观轻抚，接着童趣勃发，做了一个武士造型，此时窗外吹来一阵清风，只见继超长发飘拂，目光似电，人剑一体，苍凉雄壮。我醉眼朦胧，心潮涌动，不禁叹道：剑即汉子，汉子如剑。

莫贬损，少溢美，还是称他为汉子吧。

不知继超先生与诸君以为然否？

聊以为序。

庚寅夏日于清虚斋

（赵彭城 徐州市政协副主席 文史学者）



开 篇

徐州自古称彭城，为华夏九州之一。

彭城之名源于彭祖篯铿，篯铿因受尧帝所封而创建大彭国，彭祖后裔以国为姓，彭城也是彭祖养生学的发祥地。据说彭祖活了800多岁，因此，彭城又有“彭祖故国”之说。

徐州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皇帝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的发祥地。当年汉高祖亲征平叛大胜而归，途经沛县故里，在沛宫大摆酒席，宴请父老乡亲。酒酣之时，汉高祖击筑高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汉高祖这首诗气象宏大，雄奇壮美之势如江河横溢，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朱熹在《楚辞后语》中曾赞曰：“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这首三句诗至今让徐州人自豪不已。

而另一首《垓下歌》则是刘邦的对手项

羽所作，其意境就迥然不同了：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一代枭雄、西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别姬自刎。至今，徐州的子房山上仍回响着张良吹箫的余音。但徐州人“不以成败论英雄”，仍视其为盖世英雄。徐州城南的戏马台上，一代霸王仍扬眉亮剑雄姿英发。楚汉之争于徐州九里山下，王侯将相折戟沉沙。自古有诗为证：“九里山下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恰似虞姬别霸王”。

近代，淮海战役又在徐州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蒋家王朝负隅顽抗，在这里再次上演了“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悲剧。谈英雄、论成败，厚重缄默的古城徐州，将功过是非纳于胸怀。

徐州地处南北方交界，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素称“五省通衢”。天然屏障，固若金汤，向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里依山带水，岗岭四合，山围着城，城环着山，湖光山色，刚柔相济，兼有北方的豁然大气和南方的钟灵秀丽。泗水、汴水交汇于徐州，自汉至清，黄河改道流经徐州，京杭大运河绕城而过。

徐州城南有山，名曰云龙山。山上有放鹤亭，其名取自苏轼的《放鹤亭记》。苏轼曾做徐州太守，与徐州结下不解之缘。《江城子·别徐州》词曰：“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登临云龙山，俯瞰徐州城。一弯河水，好像拉开一匹淡绿色的绸缎，从西北流来，转折东南，穿过市区，铺向原野。沿用旧称，人们还叫它“黄河”，可它早已失去黄河那种浊浪翻滚、奔腾咆哮的气势，变得清澈而平缓了。

可黄河的确曾在此流过。宋代以前，在徐州交汇的两条河





流是汴水和泗水。从 1194 年,黄河于武阳决口改道,侵汴夺泗流经徐州入淮河,到 1855 年(清咸丰五年)从仪封铜瓦厢决口,再次改道离开徐州,转向东北夺道大清河,它由苏北滨海县注入黄海,改至山东利津县注入渤海。这期间,黄河之水在徐州流淌过 661 年。此后,遗弃在豫、鲁、皖、苏四省一条黄河故道,长达 600 余公里。现在从徐州穿城而过的大河,是黄河故道的一段,至今已经 150 多年。

在元、明两代,京杭大运河在徐州与黄河交汇,而徐州至淮阴间的运河,又是借用黄河(原泗水)的河道,因此徐州成为重要的航运口岸。始建于清代的牌楼,匾额以“大河前横”与“五省通衢”八个大字,铭记徐州独特的地理区位。“五省”泛指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和河北(运河水路)。元明以来,每年过往徐州北上的船舶多达 1.2 万余艘,漕粮 400 万石以上。朝廷设立了专司漕运的机构——徐州户部分司署,又称广运仓,带动了徐州的经济发展。公元 1855 年,黄河撇下河床改道离去,结束了徐州几百年的航运历史。

徐州原辖丰县、沛县、睢宁、新沂、铜山、邳县、东海、赣榆等八县,解放后还一度划归为山东省;后因能源资源充沛,重归属于江苏省。现辖邳州、新沂两市,丰县、沛县、睢宁、铜山四县。这里民风纯朴,百姓崇武尚勇,有情有义,敢做敢为。到二十一世纪,徐州人的“有情有义”再次让世人瞩目。

1943 年 2 月 9 日,农历大年初五卯时,我出生在徐州养育巷一户张姓的人家。

我是张家的第二个儿子,在我之前,虽然一个姐姐一个哥

哥早我几年来到了人世,但盼望多子多福的父亲,在大年初五又添一子,自然是欣喜若狂。他抱着襁褓中的我,眼角眉梢都是笑。当有人前来祝贺说,今天是给财神爷上供的日子,得此贵子将来必定大福大贵。明知是美言,但父亲还是喜上眉梢。当时他在徐州城建国路上正开着一家皮行货栈,生意人谁不盼望着发财致富、后继有人呢?

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在我出生后没几天,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到这年的九月,中、美、英在缅甸对日军开始反攻,日军逐渐陷入不利地位。这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和平即将到来。

然而这一切,对养育巷的人们来说,似乎太遥远了。战争的硝烟阻挡不了养育巷人们的生老病死,他们依然天天过着日出而作、柴米油盐、养儿育女的日子。

我出生的养育巷,位于徐州建国东路,距离故黄河不足两百米。东起现在的宣武路西口,西至开明市场南端,北临建国路,南至袁桥、丰储街方向。巷子呈东西走向,长约 200 多米,有两条支巷,一条通往金谷里,一条通往袁桥老城墙。养育巷的西面曾有一截土城墙,所以也叫土城门巷,因和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住的广大巷紧相连,有一段时间也称为广大巷。李可染先生是徐州人的骄傲,他 13 岁即师从乡贤钱食芝先生学习传统山水画,1929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杭州(国际)西湖艺术院,并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他是中国山水画大家,是自成体系的一代宗师。

1995 年徐州城市改造拆迁,养育巷亦不复存在,而今只留下“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养育巷成了历史。



目 录

1	序	醉里看剑	赵彭城
1	开篇		
1	第一章	我的父亲	
13	第二章	张家大楼	
19	第三章	母德如玉	
27	第四章	童年游戏	
37	第五章	我家的房客	
47	第六章	养育巷旧事	
67	第七章	我的读书生涯	
76	第八章	青春无悔	
82	第九章	我的大学	
92	第十章	编委与理发员	
103	第十一章	粉丝厂记趣	
113	第十二章	粉丝厂的老右们	
120	第十三章	摔不烂的软毡帽	
129	第十四章	最后一场批斗会	
139	第十五章	命运转机	
144	第十六章	整治臭水沟	
150	第十七章	签订军令状	



- 157 | 第十八章 四十不惑我仍惑
162 | 第十九章 临危受命
169 | 第二十章 车轮滚滚蜀道难
177 | 第二十一章 新一轮较量
185 | 第二十二章 青云有路猛男上
204 | 第二十三章 东厂和西厂
215 | 第二十四章 经营难管理更难
225 | 第二十五章 敢背“大象”换厂牌
231 | 第二十六章 大红大紫
240 | 第二十七章 义乌蒙难
246 | 第二十八章 临河园市场
257 | 第二十九章 入党之路
264 | 第三十章 急流勇退
272 | 第三十一章 下海学徒
283 | 第三十二章 移师户部山
294 | 第三十三章 开家打眼店
304 | 第三十四章 七子奁盒捐南博
317 | 第三十五章 汶川义拍
330 | 第三十六章 黄釉缸的故事
338 | 第三十七章 我是徐州人
351 | 后 记



第一章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于养育巷北楼前小花园留影，时年 74 岁。

父亲张金铭，又名张传贵，1903 年出生于邳县碾庄瓦子堡村。家谱上记载，祖上是明万历年间从山西大槐树迁徙来的。父亲兄弟五人，奶奶去世早，父亲是由爷爷和姑奶奶抚养长大的，家境十分贫寒。父亲很小就在老家北边宿羊山染坊打零工，他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人极聪明，脑筋也活络，这可能也是他自幼丧母、生活贫苦磨练出来的。

老家邳州，古称邳国、下邳，民国元年

始称邳县，1992年10月撤县设邳州市。

作为中原要冲，邳州历史悠久，古为少昊遗墟，夏商建邳国，周建徐国，秦建下邳县，经历了春秋风云、楚汉相争、三国角逐、宋金交兵、徐州会战、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故事“邹忌讽齐王纳谏”、“关云长兵困土山约三事”就在这里发生；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建有全国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纪念馆；有毛主席为之题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烈士纪念馆。

邳州碾庄，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著名的碾庄战役就在这里打响。国民党将领黄伯韬即在此毙命。在碾庄老街的东面三里处有一个“三里村”，那里曾是淮海战役决战时期黄伯韬部队的防御阵地。

关于黄伯韬的毙命，老家人的说法是，黄将军小名叫黄豆，他毙命的地方恰巧叫作“油壶”。这“油壶”就是老街北面的尤湖村。“豆”入油壶，岂能不死？黄伯韬毙命点的乡道上现立有一碑，上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击中黄伯韬遗址”。

当年那场惨烈的大战在碾庄打了12天，双方在碾庄留下了大约十多万具尸体，由乡人清理了大半年。从1948年的11月份直到来年6月，整个村子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尸气味。幼时每逢我回老家，不止一次听老人们述说当年目睹的惨状：死尸遍野，臭气熏天。小河里尸首密密匝匝，流水为之阻塞。就是现在许多人家建房子挖地基，还不时挖出枪支弹药和人的尸骨。老家还有传言说，当年黄伯韬感到大势已去，组织亲信卫队将一个集团军的军饷、大量的金条、金砖埋于运河大堤上。解放





后,某部队曾先后带了当年埋财宝的黄伯韬的副官和先进的探测仪器来寻找多次,结果无终而返。村子里的老人们说黄金很重,经年累月沉入运河泥沙中被水带走了。

邳州是个生活很苦的地方。杂粮煎饼是传统主食,贫穷人家遇荒年,吃野菜拌豆面窝窝,喝糊粥,俗称“喝薄饭”。老家的萝卜豆、黑咸菜现在成了地方名小吃,其实那是源于贫苦人家主妇的杰作。做萝卜豆,先将黄豆煮熟,密封发酵后拌上盐和萝卜,开春晒成萝卜豆。黑咸菜制作也简单,先将雪里蕻、大头菜(一种叫苕蓝的菜)盐渍一冬天,开春取出晾干,放大锅里文火煮二、三日,装入瓷罐备食。

12岁时,父亲一路讨饭到徐州,开始了张家创业之路。父亲来到徐州后,举目无亲,生活无着,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唯有一身力气可以出卖。他给人砸洋镐、当挑夫,挑卖水、卖青萝卜、烧大碗茶……。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靠出卖力气生存,但父亲从不气馁,贫困更激发他的心志,他一心要活出个人样来,在这世上扬眉吐气。

日本人进中国前,父亲逐渐有了点积累,就在徐州南马路(建国东路)上开了间茶馆,曰“张记茶馆”。茶水主要供应出苦力的穷人和周围的居民。记得那时烧水的炉子叫老虎灶,一盘炉子有四方桌子大小,中间大灶眼烧大壶,周围边上的小灶眼烧小炊。茶馆前摆放着几个旧桌破凳子,桌上放着茶壶、茶碗,泡的是茶叶末。母亲帮着拉风箱,并不时地给前来喝茶的人倒茶续水。附近是开明菜市场、龙园澡堂子,人来人往所以生意还不错。

当时父亲 30 多岁，膝下尚无一子一女，成婚多年的大娘一直没开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父亲的一块心病。更何况父亲的生意、家业需要有人帮忙和继承。

1938 年，18 岁的母亲从安徽砀山嫁到了徐州，她小父亲 16 岁。从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上，及至老年仍能看出母亲当年的秀丽端庄。在养育巷，母亲生活了半个世纪，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家境优裕时，她穿金戴银，家有佣人、大厨；家庭败落时，她打零工、做小生意，砸石砬、耖红芋，甚至卖血来维持全家的生计。富时不奢侈，贫时志不短。母亲是一个善良、坚韧的女性，更是一个仁慈、博大的母亲，是我人生最初的启蒙老师。

在母亲生了姐姐、大哥和我时，没想到多年没生育的大妈也生了个儿子，我多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这让父亲和全家人喜出望外。人丁兴旺，家事和睦，生意兴隆，让生来不服输的父亲心劲更高，当时在周围人的眼里，他已然出人头地，混出个人样来了，但他并不甘心，仍不止步地朝自己设定的目标走着。

后来我的四个叔叔也从老家碾庄，陆续投奔到徐州父亲这里来了。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亲有了帮手不再身单影只，腰板更硬了。特别是我的四叔，人高马大膀宽腰圆，他来徐州后，曾拉大板车给人搞运输。当时搞运输没有汽车等机械设备，全靠人力。这大板车载货数吨，要几个男人合拉，而中间驾辕的非大力之人莫属，就象船上的掌舵人，而四叔就是这掌舵的人。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拉着大板车，嘴里铿锵有力地喊着号子，也是当时街面上的一景。我后来听老辈人说“你父亲和四个叔是南马路上五只虎啊”，足见父亲兄弟几人当时颇